

造屋开窗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只有东、南、北三面的，鲜有人在西面开扇窗的。因为一到夏天，西面所承受的日照是从一早直晒到日落的，西晒被喻为“死晒”。可，我娘家的破房子里恰恰有一扇西窗！那扇小窗开在楼上后进的西墙，它不装玻璃，而是用木板钉的，平时从不开启的，窗外是一叠砖上砌了一大块的方砖。后来始知这是只晒酱台，老式房子大半筑有此台的，因那时的老苏州人吃食讲究，嫌店家的酱不卫生且滋味差，所以喜欢自己做酱吃的。

我犹记过母亲在那晒酱台上晒过酱（后来拆去了才在大门口晒的），由于那台在人家屋脊及我家靠墙处，既牢靠又吹不进灰尘，用不到在上面遮什么防尘物，亦毋需防闲人捣蛋，所以是最佳的晒酱处。那晒酱是较长时期的劳心劳力的活儿，我娘从不肯浪费日头的，即便是多云的天气，也要把酱缸搬到晒酱台上去晒的。如果她必须离开一会儿家，她总是不放心地宁可花不少力气把酱缸端进来，绝不让有一滴的雨点飘进去的。做酱还是个较复杂繁琐的事：最难的是选化酱日，且得略知天象地预感到接连几天皆是好天气才可，选

个艳阳天再进行“化酱”。化酱者是把冷却的盐开水倒进洗净的、放有已霉晒透了的酱黄在酱缸里，接着必需接连几天旺太阳地晒。随着天天旺太阳地晒，这酱的颜色便一天深似一天了，并开始飘出了酱香。这股香气随着曝晒酱的颜色加深越来越香。而且其味也鲜。而这酱也渐渐地浓缩及稠和细腻了，越发像酱的模样了。晒到了适当的火候，这酱便成啦！从整个过程来看，正是由于太阳的晒，它才成了酱，而且有了天然的，诱人的浓香与鲜味。如能晒得透的话，这酱不仅香而且鲜得很。它还能藏两三年而不会变质。

它是阳光晒出了鲜味与香气，是天然的！另外，在稻熟时的闷板毛豆，它一煮熟就有些糯香。如果加上旺太阳下曝晒几天，使之干透而脆，那么这经受过晒的毛豆，嚼之就更香更鲜。我们兄弟姐妹们就特爱吃这由母亲制的土零食。称之为“毛豆荚干”。

再如莴苣笋。若把它切成手指粗略长些，将少许盐腌过后，曝晒几个日

头，缩小剩半条时，其时苏州人称之为“小青蛇”，其名也真生动形象。其时再吃，则比未晒过时的要香许多。这便是我们喜嚼的佐粥菜了。这菜的制成，关键也是阳光。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阳光芬芳

吴凤珍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夜光杯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“如厕费”“厕纸费”

吴文元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父亲为我做过一本书

龚伟明

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可阳光本身虽然并不香哪。我祖母每逢冬天总是从早孵太阳到晚，与她同睡一床的我，有次，乘她备，在她肩头上偷偷地一闻，却丝毫不香啊！后来想，世界万物皆是靠太阳而生长的，休看她老态龙钟，她也年轻过，一样有过青春的，在年轻风姿绰约时一定也香过的，不是吗，有句话道：“闻香识女人。”其实，男子也一样，在青春时他们会有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的，并以此来吸引异性。

天下的植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开花期，该香的都能香出来。即便是一棵小草，它也能散发出起碼的、微小的清香。只因阳光芬芳哪！

即便不是食品，就拿衣服和被褥来讲，只消是太阳晒过的，不仅很干爽温暖且有股香味，盖在身上舒适温馨，它还杀过菌的了。所以每当有太阳露面，我只消在家，从不肯浪费这个日头的，总会把被褥衣服等全部晒个畅。每当我睡在这温暖的被褥里时，常想，人活在世上能享受这宝贵而免费阳光，真好福气！这被褥原本是无味的，只消经太阳这么一晒就喷喷香的了，这香气该是阳光给的啦！

为了看大明湖，选了近大明湖路的旅店。大明湖路的一侧绿色绵长，绵长的绿色中散着通向大明湖大大小小的门。我们随意入了一扇，又随意地向右一拐，登上了白色的石拱桥，看湖水荡漾，垂柳依依，错愕中以为到的是西湖。难怪有人说济南是“北国的江南”呢。不成想，两次的“随意”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惊喜——迎面是“老舍纪念馆”！

纪念馆像个微型四合院，每间里照片居多，作品展柜醒目，名人题写也不少。自踏进纪念馆，就像到了老朋友家串门，心里说，老舍先生啊，你的《济南的冬天》曾让我与学生一起在课堂里背得如痴如醉，从那时就对济南有了向往。老舍先生，除了你的鸿篇巨著，散文，我也就只知这一篇。惭愧啊，到了这里，抬头阅读照片里的影印文字，优美得不忍挪步的是《济南的秋天》：“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，秋熟睡了一点便是冬，上帝不愿意

把它忽然唤醒，所以做个整人情，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”“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。山儿不动，水儿微响。那中古的老城，带着这片秋色秋声，是济南，是诗。”你在文章里说“请你在秋天来”，孤陋寡闻的我是误打误撞地在秋天里来了，可惜来得早了些，济南色彩斑斓的变化还未呈现。

纪念馆告诉我，老舍在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执教多年，写了许多有关济南的篇章，他爱着济南，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。到的是老舍的第二故乡，大明湖是要细看的。这是众泉汇流之湖，它的阔大、清澈、明亮是一点不输给西湖的，尤其是一座座白色的大小小的石拱桥在绿柳半遮中静卧着，眼见把苏堤上那几座灰色的桥比了下去。湖边的芦花摇曳，田田的夏荷还有红花开着，它的美与静引得我

们两天里进出了三次！回想起老舍儿子舒乙挂在父亲纪念馆里的条幅——大明湖，又大，又明，又湖。这总结虽贴合实际，但我暗笑这文学家的儿子写得太不文学了。及至在趵突泉买了本《名家笔下的老济南》，翻看老舍的《大明湖之春》，方知该嘲笑的是自己。原来老舍当年见到的大明湖是“它既不大，又不明，也不湖。”呵呵，父子俩的有趣唱和折射了大明湖的巨大变化。

若老舍能见到现今的趵突泉，断不会再写出景点门前的“丑陋不堪”与周边的混乱。他一定会惊诧趵突泉的三股泉水依然是“永远那么纯洁，永远那么活泼，永远那么鲜明，冒，冒，冒，永不退缩”。读老舍笔下的文字，观实实在在的泉与湖，饱了眼福，净了心灵。

按照老舍先生叮嘱的“须把不美之点放到一旁，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地放

在想象里浸润着”的原则，我们漫步到窄窄的曲水亭街与后宰门，去体味济南民居的烟火气。那里小摊摆着，小店开着。烟中心清溪水长流，带状绿藻铺展其间，几家临溪而餐，家常而安逸。慢慢地走，情趣扑面而来，你看，时尚小店主把这样的字幅挂在了门前：不是花还没有开，只是你还没有来。我们推门而进，笑吟吟问，花开了吗？

我们信步进了一座小教堂，待拍了一张照，忽然发觉：偌大的室内无一人在，而条条桌与凳上放满了茶具、书籍、手机甚至包袋。侧目窗外，是一队人众在领取午餐。哎呀，我们真不该擅入，如果遭人家呵责怎么办？人家少了物品，如何说得清？于是，硬着头皮从领餐队伍前退出，声明只是来瞻仰一下。队中的信男信女都报以微笑，一中年男子热情挽留取份午餐吃了去，如果愿意，不妨听听下午的两场讲座。我婉谢，我感动，我在济南，老舍的第二故乡邂逅了久违了的信任，以及陌生人给与的良善与热情。

刚看到网上说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0万。

我觉得差不多啊。我家有5个人，爸爸妈妈奶奶妹妹和我。

我手机像素320万，我爸手机像素500万，我妹两部手机一部200万，一部320万。我妈妈的30万。

总共1376万。平均274万，比平均还多了一些，所以我们很幸福，耶——

平均资产

淡芳波

今宵灯谜

周国瑾

晴空如洗望眼（四字电视用语）
昨日谜面：四季悲歌（四字市招）
谜底：全年无休（注：休，高兴，如“休戚相关”的“休”）